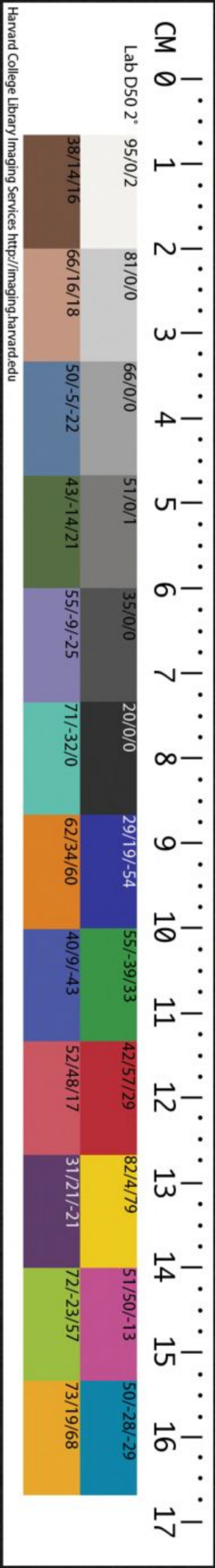


6

CIT 4683/2301 b(6)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30 1929





貞觀政要卷第九

議征伐三十五

征伐第三十五

議安邊三十六

武德九年冬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

衆二十萬至渭水便橋之北

西師長帥也古者不便字於此道并福造西師就矣思力

兵百萬今已至矣乃請還命太宗謂曰我與突

自和親汝則背之

我與突自寧澗盛我官先

我與突自寧澗盛我官先

貞觀政要卷第九

戈直集論

朱載震較閱

議征伐三十五

議安邊三十六

征伐第三十五

凡十章

武德九年冬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

音韓凡言可汗並同

以其

衆二十萬至渭水便橋之北

漢武帝初作便門橋長安城北面西頭門即平

門也古者平便字同於此道作橋

遣酋帥執矢思力

酋帥長帥也執矢思力其名

入朝爲覘自張聲勢云二可汗總

兵百萬今已至矣乃請返命太宗謂曰我與突厥面

自和親汝則背之

背音倍

我無所愧何輒將兵

將去入聲

我畿縣自夸疆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蕭



瑀封德彝等請禮而遣之。太宗曰：不然。今若放還，必謂我懼，乃遣囚之。太宗曰：頡利聞我國家新有內難，去聲又聞朕初即位，所以率其兵衆，直至於此，謂我不敢拒之，朕若閉門自守，虜必縱兵大掠，疆弱之勢，在今一策。朕將獨出，以示輕之，且耀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乖其本圖，制服匈奴，在茲舉矣。遂單馬而進，隔津與語，頡利莫能測。俄而六軍繼至，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請盟而退。按通鑑載此事甚詳

辭多不錄
愚按蠻夷猾夏，帝者嚴明刑之訓。蠻夷率服，帝者謹悖德之心。故弼成五服之制，於要服則近

而揆文教，遠而奮武衛。至於荒服，則流蔡而已。內外之限，截乎其不可紊也。降及後世，德不足以懷柔，而藉乎威。威不足以警服，而至于亂。太宗內定中國，外綏四夷，以漢武窮征遠討，而不能服者，咸歸版圖。若突厥爲患久矣，唐有天下之初，已憑陵上國。至于斯時，率騎二十萬，直至渭水，亦云肆矣。太宗一時輕騎示威，其氣槩直可以寒氊裘之膽，而奪之氣，不以一矢相加。遺而中國尊安，裔夷退抑，雖不可與帝者明刑，悖德並論，其不戰屈人，亦足偉也。謂之英武，不亦宜乎。

貞觀初，嶺南諸州

今廣海之地

奏言高州

今仍舊隸海北

酋帥馮

盎談殿

盎字明達，高州人。隋亡，據嶺表。庚興以其地降。高祖封爲越國公。談殿人，姓名亦據嶺表。

阻兵反叛，詔將軍藺暮

藺音吝，姓也。名暮。

發江嶺數十州兵

討之。

發江、南、道、嶺、南、道、諸州兵也。

秘書監魏徵諫曰：中國初定，瘡

夷未復嶺南瘴癘山川阻深兵遠難繼疾疫或起若
不如意悔不可追且馮盎若反即須及中國未寧交
結遠人分兵斷險破掠州縣署置官司何因告來數
年兵不出境此則反形未成無容動衆陛下既未遣
使人使去聲後同就彼觀察即來朝謁恐不見明今若遣
使分明曉諭必不勞師旅自致闕庭太宗從之嶺表
悉定侍臣奏言馮盎談殿往年恒相征伐陛下發一
單使嶺外恬然太宗曰初嶺南諸州盛言盎反朕必
欲討之魏徵頻諫以爲但懷之以德必不討自來既
從其計遂得嶺表無事不勞而定勝於十萬之師乃

賜徵絹五百匹

按通鑑貞觀元年九月馮盎談殿等

十數上命將討之魏徵諫曰云云上乃罷兵十月遣
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盎遣其子智戴
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
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絹五百段

唐氏仲友曰甚哉讒人之可畏也盎不爲南越王
於武德之初而肯反於貞觀耶諳言無端幾害忠
良非魏徵何以明之以蕭銑輔公祐不足勞偏師
剪除盎之區區何足當唐之興運然直壯曲老蘭
暮可擊之狀未可必也太宗罷之明哉以尉佗之
驕倨文帝猶以德懷而况盎乎全知命之臣止無
名之師江淮以南所全活者不勝數矣仁人之言
其利博哉賢於十萬衆特以兵勢較之耳兵隙一
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于戈轉
餉瘴癘之鬼可以十萬筭哉

愚按昔漢文之時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
尉捕治之薄太后曰絳侯始誅諸呂絳皇帝璽
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
耶帝乃赦之復爵邑此與魏徵論馮盎談殿之

事頗同。蓋周勃異於馮蓋談。殺之事勢而薄太
后之言。誠類於魏徵之諫也。其察人之情亦明
矣哉。

貞觀四年。有司上言林邑蠻國。

林邑。南蠻國名。漢南象郡之地。在交州南

千餘里。表疏不順。請發兵討擊之。太宗曰。兵者。凶器。不

得已而用之。故漢光武云。每一發兵。不覺頭鬚為白。

自古以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也。符堅自恃兵彊。

欲必吞晉室。興兵百萬。一舉而亡。

符堅。畧陽氏人。晉時符健據長安。是

為前秦。健死。子立。符堅弒生自立。伐晉大敗。後為姚萇所殺。

隋主亦必欲取高麗。

平頻年勞役。人不勝怨。

勝。平遂死於匹夫之手。至如

頡利。往歲數來。

數音朔

侵我國家。部落疲於征役。遂至

滅亡。朕今見此。豈得輒即發兵。但經歷山險。土多瘠

瘠。若我兵士疾疢。雖尅翦此蠻。亦何所補。言語之間。

何足介意。竟不討之。

按通鑑。林邑獻大珠。有可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

亡。如煬帝。頡利皆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况未可必乎。

胡氏曰。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遽興兵革。幾於能忍。然林邑表辭。敢為不順者。以獻大珠。嘗試朝

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不聞還其獻。則是太宗貪其寶。而甘其慢也。明年鸚鵡繼來。則納侮多矣。雖

詔使者歸之。而珠竟爾不還。夫豈格遠人之道。

愚按。是年方擒突厥。北土以寧。有司請討林邑。而太宗不。欲再勞師以黷武也。然自古窮兵極

武。未有不亡。又取譬於符堅之伐晉。隋主之取遠。與夫頡利之侵疆。皆致於滅亡之地。可謂知

所鑒矣。夫是三者。皆太宗耳目之所聞而知。見而不知者也。以此為鑒。宜終其身而不忘。夫何晚

年興忿兵於遼水之上。而不知止邪。書曰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後之人主。式監在茲。

貞觀五年。康國

即漢康居國。一曰薩未鞬。亦曰颯秣。君姓溫本月氏。為突厥所破。請歸附。時太宗謂侍臣稍南依葱嶺。其王屈木支。

曰前代帝王。大有務廣土地。以求身後之虛名。無益

於身。其人甚困。假令平於身有益。於百姓有損。朕必

不為。况求虛名而損百姓乎。康國既來歸朝。有急難

不得不救。難去聲。兵行萬里。豈得無勞於人。若勞人求

名。非朕所欲。所請歸附。不須納也。

范氏祖禹曰。太宗知招來絕域之弊。有所不為。然以兵克者則以為已有。而郡縣置之。其為疲勞百姓一也。豈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歟。然其不受康國。足以為後世法矣。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

少敗

唐氏仲友曰。古之待荒服之外。正如此耳。太宗推所以待康國。而推之它夷。不求臣服。不亦善乎。惜哉。其未盡如此也。

愚按。開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三代未之聞也。蓋遐荒遠夷。不足關中國之重輕。得之適足以勞民而不為益。棄之斯足以安民而不為損。其利害豈不甚明哉。漢建武中。西域求內屬。光武

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而竟不許。唐貞觀初。康國請歸附。太宗謂求虛名。損百姓。而竟不納。二君柔遠之道。可謂無愧於古。宜乎為開基之明主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二君之謂矣。

貞觀十四年。兵部尚書侯君集

幽州人。以雄才稱。少事秦王。從征伐有功。

王即位。進吏部尚書。後從承乾謀計。事覺被誅。

伐高昌。及師次柳谷

西域地名。侯

騎言高昌王麴文泰死

文泰聞唐兵臨磧口。憂懼不知所為。發疾卒。

尅日

將葬。國人咸集。以二千輕騎襲之。可盡得也。副將去聲

薛萬均。燉煌人。萬徹之兄。高祖以其材武。授上柱。在國。以計勝。實建德。擊突厥有功。拜將軍。姜

行本。名確。以字行。以幹力稱。為宣威將軍。太宗每出幸。即以從。平高昌有功。封金城郡公。皆以

為然。君集曰。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恭行天誅。乃於

墟墓間以襲其葬。不足稱武。此非問罪之師也。遂按

兵以待。葬畢。然後進軍。遂平其國。按通鑑。於是鼓行而進。至田城。諭之

不下。詰朝攻之。及午而克。唐氏仲友曰。高昌地不千里。勝兵護萬人。恃

遠不賓。太宗討之。以其地控西域之中故也。愚按師平高昌。所以闢西睡也。高昌去唐七千

餘里。當是時。可謂遠討矣。然幸功臣夙將。智勇

足。以制勝。是以克成厥功。自高昌既平之後。唐

之封域。東西九千五百餘里。南北一萬九百餘

里。為唐之極盛。故嘗謂太宗之世。於帝王懷柔

之道。雖不足。而方之漢武。致遠之功。則有餘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北狄代為寇亂。今延陁

倔彊。部。隸勿切。延陀。鐵勒諸部之姓。倔彊。不柔服也。須早為之所。朕熟思之。

惟有二策。選徒十萬。擊而虜之。滌除兇醜。百年無患。

此一策也。若遂其來請。與之為婚媾。朕為蒼生父母。

苟可利之。豈惜一女。北狄風俗。多由內政。亦既生子。

則我外孫。不侵中國。斷可知矣。以此而言。邊境足得

三十年。來無事。舉此二策。何者為先。司空房玄對

曰。遭隋室大亂之後。戶口大半未復。兵凶戰危。聖人

所慎。和親之策。實天下幸甚。按通鑑。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使薛延陀。

以新興公
王妻之

胡氏寅曰。人各有偶。天子之女。非外夷所當偶。昏世愚主。則何較焉。漢高祖。唐太宗。不世出之英主。而皆以外夷為子壻。人君見有不及。則藉羣臣而正之。房公徂於漢。故不知遠稽先王。豈非可歎之甚邪。夫薛延陀之未服也。無乃吾德猶有所闕。增修仁義。而明其政刑。來則接之。不至不強也。何必於服已乎。此上策也。舍而不用。乃嫁女以結其心。是為非策。而太宗君臣正爾。都俞不亦鄙歟。愚按。上古帝王之御四夷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漢高帝時。冒頓數苦北邊。高帝從劉敬之請。而結親。唐武德中。突厥遣使請昏。高祖從裴矩之議。而許昏。然則和親之策。漢高帝啟之於漢。唐高祖啟之於唐。皆非所以示子孫也。劉敬固不必議。裴矩亦毋足責。房玄齡。太宗之良相也。乃曰兵戰。聖人所慎。和親實天下幸甚。何不思之甚邪。惟當勉其君曰。兵戰則勞。和親則辱。皆不足以安百姓。威四夷也。君能行帝王之道。以修其德。教明其政。

刑。則中國安。而邊圉固。來賓率服。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嗚呼。君行之而不以為耻。臣亦不以為非。惜哉。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蓋蘇文弑其主。而奪其國。政誠不可忍。今日國家兵力。取之不難。朕未能即

動兵衆。且令契丹蘇韜攪擾之。何如。令平聲。契音乞。蘇音未。韜音曷。

契丹。東胡種。元魏時。號契丹蘇韜。居肅慎地。凡數部。有黑水部。獨彊。房玄齡對曰。臣觀

古之列國。無不疆陵弱。衆暴寡。今陛下撫養蒼生。將

士勇銳。將去聲。力有餘而不取之。所謂止戈為武者也。

昔漢武帝屢伐匈奴。隋主三征遼左。人貧國敗。實此

之由。惟陛下詳察。太宗曰善。按通鑑。不載玄齡之辭。止載長孫無忌曰。蓋蘇

文自知罪大。畏大國之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姑為之
隱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驕情。愈肆其惡。然後討之。未
晚也。上
日善。

貞觀十八年。太宗以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殘虐其
下。議將討之。諫議大夫褚遂良進曰。陛下兵機神筭。
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克平寇難。去聲及北狄侵邊。西
蕃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將去聲羣臣莫不苦諫。唯陛
下明略獨斷。卒並誅夷。率切今聞陛下將伐高麗。意
皆熒惑。然陛下神武英聲。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遼。
事須尅捷。萬一不獲。無以威示遠方。必更發怒。再動
兵衆。若至於此。安危難測。太宗然之。按通鑑李勣又曰。間者薛延陀

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為患。曷
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誠徵之失。朕尋悔
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謀。故也。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
上疏。以為但命二猛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
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
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
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
范氏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臣所弑。
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高麗之大。未如突厥。其險
遠。不過於高昌。吐谷渾。此三國者。皆命將帥。以偏
師取之。遂墟其國。何獨至於高麗。而欲自征之乎。
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
伐而不克。亦未失也。
朱氏黼曰。自昔人主親睹亂敗者。不勸而自懲。深
知禍咎者。不戒而自戢。煬帝伐遼之禍。至於家夷
國破。身死。而宗族屠。蓋太宗目睹。曾莫之懲。而反
疾趨以襲其蹟。何哉。蓋其心自謂吾之戰勝攻取。
國富民衆。非隋敢望也。乘平定四夷之餘力。用諸
將蕩平之餘威。臨城一鼓。可以勦除。意定志決。雖

傾朝盡諫。不可復止矣。

唐氏仲友曰。至魏既及。諫臣惟遂良爾。而其識量不及魏徵。李勣一折。而遂良之諫不行。勣武臣爾。所見惟邊功。奈天下計何。魏徵在。勣此言必不發。就使有此言。徵肯但已邪。遂良以克為善。則其言已不能無過矣。胡不明夷夏之分。申知足之戒。以告帝曰。高麗小醜。不犯邊吏。今而討之。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不亦善乎。勣之指魏徵。乃以杜遂良之再諫。惜乎不抗疏而力陳之。太宗之欲用兵也。指魏徵之失。其悔用師也。與魏徵之思諫曰。繫國之輕重如此。論諫必若魏徵可也。
愚按貞觀十七年。廷臣請增戍兵。以逼高麗。太宗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戍兵能威絕域者也。斯言也。帝王柔遠之道。何以尚茲。不過為遠主雪怨。為新羅報仇。乃欲襲漢武隋場之所為。所存者小。而所棄者大。何言行之相反邪。豈言之非艱。而行之惟艱哉。當時諫者多矣。若玄齡之言。以漢武隋煬為鑒戒。誠保國之

深規也。無忌之言。欲待其縱肆而後討。亦保國之長策也。遂良於下議之初。固阻其意。而親征之際。復尼其行。亦足少傲矣。惜乎太宗意定志決。而皆莫之從也。若李勣沮遂良之諫。以魏徵為非。明致其君於不善之地。此孟子所謂逢君之惡者。其罪不亦大乎。

貞觀十九年。太宗將親征高麗。開府儀同三司尉遲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遠左皇太子又監國。監平定

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

遙。恐有玄感之變。隋煬帝親征高麗。楊玄感遂起兵圍東都。且邊隅小國

不足親勞。萬乘若克勝。不足為武。儻不勝。翻為所笑。

伏請委之良將。去聲。自可應時摧滅。太宗雖不從其諫

而識者是之。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愚按。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請討。古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人皆得而誅之。高麗為唐之藩臣。其君為莫離支。所弑。太宗舉兵討之。其亦異乎。煬帝無名之師矣。但不當蠻與自行耳。尉遲敬德請委之良將。自可推滅。其說是已。然嘗論之高麗。以蕞爾小國。四拒隋師。五拒唐師。非有謀臣良將。能如是乎。當時李靖嘗言莫離支自謂知兵。故輕中國。太宗亦嘗諷靖使伐高麗。靖欣然請行。太宗不能從也。異時無功而歸。問於靖曰。吾以天下之力。屈於小夷。何也。靖曰。茲事道宗知之。蓋指駐蹕之戰。請分軍襲平壤之事也。由此論之。太宗若用李靖為師。其平高麗必矣。太宗不能用靖。而用李勣為將。勣違惠真延壽之言。舍烏骨而不攻。昧城有不攻之計。守安市而不置。卒之師老糧少。無功而返。由不用靖而用勣也。

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從太宗征高麗。詔道宗與李勣為前鋒。及濟遼水。尅蓋牟城。蓋音盍。今為蓋州。隸鎮東。逢賊兵

大至。軍中僉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徐進。道宗議曰。不可。賊赴急遠來。兵實疲頓。恃眾輕我。一戰可摧。昔

耿弇不以賊遺君父。

弇音揜。耿弇。漢光武將。

我既職在前軍。當

須清道。以待輿駕。李勣大然其議。乃率驍勇數百騎。

直衝賊陣。左右出入。勣因合擊。大破之。太宗至。深加

賞勞。

去聲。道宗在陣損足。帝親為針灸。

音救。

賜以御膳。

按通。

鑑載此事甚詳。辭多不錄。

范氏祖禹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恃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彊也。本其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思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踴躍。喜於用兵。如馮婦搏虎。不能自止。非有禮義以養其心。中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貴於勇敢。疆有力者。貴其

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太宗於天下無事，不知用之於禮義，而惟以戰勝為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於遠夷，一戰而克，自以為功，其器不亦小哉。

愚按漢耿弇之討張步也。弇為飛矢所中，光武時在魯，知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釀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戰而破之。此與道宗敗高麗兵事正同。蓋臣子之義，職當如是也。若道宗者可謂能盡臣子之義。而弇不得專美於漢矣。

太宗帝範曰：

貞觀二十二年正月，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開武崇文。

夫兵甲者，

夫音扶。國家凶器也。土

地雖廣，好戰則人凋。

好，去聲。

中國雖安，忘戰則人殆。

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

故農隙講武，習威儀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是以

勾踐軼蛙，卒成霸業。

勾踐，越王名。越王既為吳所敗，修德治兵，謀雪吳耻。見蛙，下車拜之。左右怪問。越王曰：彼亦有氣者。

徐偃棄武，終以喪邦。

徐，夷國子爵。偃，稱偃王。周穆王聞之，令楚伐徐。徐子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於此。

何也？越習其威，徐

忘其備也。孔子曰：以不教人戰，是謂棄之。

論語之辭。故知

弧矢之威，以利天下。

易大傳曰：弧矢，此用兵之職也。

愚按書稱放牛歸馬，詩言戢戈櫜弓，甚矣兵非聖人之所尚也。然嘗觀周公作周禮，極言師帥旅帥卒長伍長之制，詳陳振旅芟舍治兵大閱之儀，至於斬牲徇陳，凜乎如大敵之臨焉。是兵亦非聖人之所廢也。善乎太宗之言曰：凋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兵不可以全除，亦不可

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兵不可以全除，亦不可

以常用。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將重討高麗。重平聲。是時房玄齡

寢疾增劇。顧謂諸子曰。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唯

欲東討高麗。方為國害。吾知而不言。可謂銜恨入地。

遂上表諫曰。臣聞兵惡不戢。惡烏去聲。後同。武貴止戈。當今

聖化所覃。無遠不暨。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

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為中國患害。無過突

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

典禁衛。執戟行間。行音杭。後同。其後延陀。鴟張。鴟惡鳥也。尋就

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已北。萬里無塵。至如

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

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王

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日。即拔遼東。前後

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耻。

隋文帝十八年。高麗寇遼西。遣楊諒討之。無功。煬帝六年。徵其王元人朝。不至。八年。徵天下兵擊之。帝親

親攻諸城不下。來護兒。宇文述等大敗。九年。復親征。不拔。十年。復討之。徵其王人朝。竟不至。掩嶠陵

之枯骨。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

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比功校德。萬倍前王。此聖主所

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于率土。孝德彰

於配天。覩夷狄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

將帥之將去聲後同。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書符。

應若神筭無遺策。擢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

末。遠夷單使去聲。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穿

七札。札。甲也。養由基。射穿七札。弓貫六鈞。左傳。定公八年。魯伐齊。士皆列。顏高之弓六鈞。

加以留情墳典。屬意篇什。屬音。筆邁鍾張。見師傳。篇注。詞

窮賈馬。漢賈誼。司馬相如。皆文人。文鋒旣振。則宮徵自諧。徵音。輕

翰暫飛。則花葩競發。撫萬姓以慈。遇羣臣以禮。褒秋

毫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愬。斯絕

論語曰。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好生之德。好去聲。禁障塞於江湖。

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鳧鶴荷稻梁之惠。荷去聲。犬

馬蒙帷蓋之恩。降尊吮思摩之瘡。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遼。攻白巖城。右

衛大將軍李思摩。為流矢所中。太宗親為之吮血。登堂臨魏徵之柩。臨。去聲。十七年

正月。魏徵卒。太宗臨。哭之慟。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十九年。太宗征高麗

至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祭之。臨哭盡哀。負填道

之薪。則情感天地。十九年。太宗渡遼。遠澤泥潦。車馬道。水深處。以車為梁。上自繫薪於馬鞞。以助役。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

獄。臣心識昏憤。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

哉。陛下兼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為陛下惜

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

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者其惟聖人乎。易文言傳釋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

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為陛下惜之者。

蓋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恥不殆。臣謂陛下威

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

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理。古來以魚鱉

畜之。宜從濶畧。必欲絕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

下每決死囚。必令平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

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

無故驅之於戰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

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轉車而掩泣

抱枯骨而摧心。足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冤

痛也。且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

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

也。久長能為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

日殺萬夫。不足為媿。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為舊

主雪怨。為去聲。後外為同。十七年。高麗臣莫離支弒其君高武而獨專國政。太宗於是。有征遼之

議。外為新羅報讐。十七年。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麗連兵。謀絕

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農丞相里玄獎齋。壘書賜高麗。使勿攻新羅。莫離支竟不從。玄獎還。具

言其狀。上於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

祖老子止足之誠。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恩。

降寬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十八年。太宗欲征遼東。長安洛陽募士三千。戰艦五百艘。自然

萃夷慶賴。遠肅邇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恨竟無塵露。微增海岳。謹罄殘魂餘息。豫代結草之誠。左傳

宣公十五年。秦伐晉。次于輔氏。魏顆敗秦師。獲杜回。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甚。則曰。必殉及卒。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日。余而所嫁之婦人父也。爾用爾先人之治命。

儻蒙錄此哀鳴。即臣死骨不朽。太宗見表歎曰。此人危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雖諫不從。終

為善策

唐氏仲友曰。易既濟六三。與未濟九三。均是伐鬼方。均是三年之伐。在既濟則戒之。在未濟則勉之。

武功之未成。聖人必勉之於始。武功之既成。聖人必戒之於終。玄齡之書。得既濟之象。太宗莫之聽者。無畏相之心耳。

朱氏黼曰。玄齡於太宗左右。未嘗有所可否。每逢帝怒。惟震懼遜謝。非不能諫也。史稱王魏善諫。諍房杜讓其直。是以太宗初舉伐遼。遂良再言之不聽。至是再舉。外庭無敢一言。雖玄齡任用之久。相信之深。亦不敢面陳於在廷之日。獨表諫於屬纊。僅存之際。理切詞盡。太宗嘉納。不之從也。至身沒而後罷之。以此觀太宗晚節。大畧可攷矣。

愚按。玄齡此疏。乃太宗征遼無功之後。思謀再舉之時。而玄齡行將屬纊之日也。此疏辭意懇切。何乃不見於初親征之際耶。豈太宗忿心難懲。縱忠言苦口。不足以尼其行耶。母乃俟其大舉無成。夫然後諫耶。然玄齡此疏切矣。太宗止日。此人危篤。尚能憂我國家。亦未有樂從之意。越明年。則以疾而命。皇儲聽政矣。否則忿兵再舉。事未可知也。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又曰。

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帝王保治。厥有旨哉。以太宗之賢。猶爾。況其次者乎。

貞觀二十二年。軍旅亟動。宮室互興。百姓頗有勞弊。

充容唐制女官號徐氏名惠。長城人。生五月能言。四歲通經。八歲屬文。父孝德。嘗

武使擬離騷。為小山篇曰。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于此遇。全何為子獨往。太宗聞之。召為才人。手不釋卷。文辭敏贍。帝益禮顧。永徽初卒。贈賢妃。

十有餘載。風調雨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

饑饉之災。昔漢武帝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漢武

帝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禪肅然也。齊

桓公小國之庸君。尚塗塗。圖。古泥金之望。齊桓公既

於葵丘。欲行封禪。後漢制。封禪用玉牒。玉檢。以木銀和之。為泥。望者。望而祭也。陛下推功

已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通典。古者帝

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黃

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保

未備。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易。以鼓切。後同。願陛下難

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

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

車倦於轉輸。轉。去聲。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之痛。因風

阻浪。人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無數十之獲。一船

致損。則傾覆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

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克伐。暴
有國常規。然黷武習兵。先哲所戒。昔秦皇併吞六國。
反速危禍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
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害。肆情縱欲。遂使悠悠
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
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
仁。此下疑闕四字。減行役之煩。增雨露之惠。妾又聞爲政之
本。貴在無爲。竊見土木之功。不可遂兼。北闕初建。南
營翠微。曾未踰時。玉華創制。曾音層。翠微。玉華。並官名。非惟構架
之勞。頗有工力之貴。雖復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度。

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室。聖王
之所安。金屋瑤臺。驕王之爲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
人。無道之君。以樂樂人。樂。並音洛。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
不竭矣。用而息之。則心斯悅矣。夫珍玩技巧。爲喪國
之斧斤。夫。音扶。後同。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竊見服玩
鮮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奇珍。若神仙之所製。雖馳
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
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人而國亡。紂始爲象箸。箕子曰。彼爲象箸。必將爲犀玉之杯。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夫作
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

照未形。智周無際。窮興秘於麟閣。漢宣帝圖功盡採

蹟於儒林。探平聲。蹟。土革切。千王理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迹。

興亡衰亂之數。得失成敗之機。固亦包吞心府之中。

循環日圍之內。乃宸衷久察。無假一二言焉。惟知之

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著。體逸於時安。伏願抑志

摧心。慎終成始。削輕過以添重德。擇今是以替前非。

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泰。太宗甚善其

言。特加優賜甚厚。

愚按。人臣進諫於君。古人擬之批鱗。雖士夫猶以為難。况婦人女子乎。其見之史傳。則鄧曼論莫敖之敗。成風請須句之封。班姬辭共輦之載。劉氏救元達之刑。寥寥千載。不多見也。太宗約

諫之德。冠絕古今。外之房杜王魏。內之文德皇后。亦足以交修而來輔之矣。宮妾之中。復有如徐氏者焉。觀其諫疏。有老師宿儒。不能遠過者。嗚呼賢哉。

貞觀第三十六章 凡二

貞觀四年。李靖擊突厥頡利。敗之。其部落多來歸降

者。降。下江切。後同。詔議安邊之策。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於河

南處之。處。上聲。後同。準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

塞。音賽。後同。五原塞。今為豐州。隸河東。全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

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

是含育之道也。太宗從之。秘書監魏徵曰。匈奴自古

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此是上天勦絕宗廟神武。且

其世寇中國。萬姓冤讐。陛下以其爲降。不能誅滅。卽宜遣發河北。今山東道。居其舊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伏。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之者。若是。故時發猛將以擊之。將去聲。收其河南以爲郡縣。陛下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後。滋息過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尤不可處以河南也。溫彥博曰。天子之於萬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除。餘落歸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宜處之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

存之。懷我厚恩。終無叛逆。魏徵曰。晉代有魏時。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統勸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數年

之後。遂傾瀍洛。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晉武帝時爲山陰令。時關隴爲氐羌所擾。統深推四

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帝不能用。前代覆車未及十年。而夷秋亂華。時人服其深識。

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

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突厥餘

魂。以命歸我。收居內地。教以禮法。選其酋首。

酋。慈由切。後同。

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單于

於內郡。

單音蟬。

以爲漢藩翰。終于一代。不有叛逆。又曰。

隋文帝勞兵馬。費倉庫。樹立可汗。令復其國。

令。平聲。後同。

後孤恩失信。圍煬帝於鴈門。

隋開皇二十年。文帝以突厥突利為啟民。可汗。

妻以義成公主。大業十一年。煬帝巡北邊。始畢可汗帥騎數十萬。謀襲帝。義成公主遣使告變。帝馳入鴈門。突厥圍鴈門。急攻之。帝泣。目盡腫。後公主以計解圍。今陛下仁厚從其所欲。

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長。

音

不相統屬。力散勢

分。安能為害。給事中杜楚客。

如晦弟也。少尚奇節。初建成難作。遁舍嵩山。貞

觀四年。召為給事中。太宗曰。人不恤無官。患才不副。而兄與我共支一心者。不當如兄事吾。進蒲州刺史。有能名。遷工部尚書。攝府事。以威肅聞。進曰。北狄人面獸心。難以德懷

易以威服。

易。以。豉切。

今令其部落散處河南。逼近中華。久

必為患。至如鴈門之役。雖是突厥背恩。

背。音倍。

自由隋

主無道。中國以之喪亂。豈得云興復亡國。以致此禍。

夷不亂華。前哲明訓。存亡繼絕。列聖通規。臣恐事不

師古。難以長久。太宗嘉其言。方務懷柔。未之從也。卒

用彥博策。

卒。子。聿切。

自幽州至靈州。

東至幽州。西至靈州也。

置順祐

化。長四州都督府。以處之。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

自突厥頡利破後。諸部落首領來降者。皆拜將軍。中

郎將。布列朝廷。

郎將。之。將去聲。

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

相半。唯拓拔不至。

拓。他各切。拔。蒲未切。夷複姓。

又遣招慰之使者

相望於道。

使去聲。

涼州都督李夫亮。以為於事無益。徒

費中國。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

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於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

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左傳。閔公元年。管仲告齊侯之辭。自陛下君臨區宇。深根固本。

人逸兵強。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鎮禦藩夷。州縣蕭條。戶口鮮少。鮮。上聲。加因隋亂。減耗尤

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以來。始就農畝。若即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惑。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納。是以周室愛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齡。秦王輕戰事。胡故四十載而絕滅。漢文養兵靜

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畧。海內虛耗。雖悔輪臺。追

已不及。漢武帝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有溉田五千頃。

以上請置校尉分護。歲收其利。以威西國。上不從。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至于隋室。早得

伊吾。兼統鄯善。伊吾。鄯善。並西域國名。伊吾在大磧外。南至玉門關八百里。漢宜禾都尉

所治。且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遠尋

秦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藩積。民非夏人。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為藩臣。蓋

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

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酋長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凶虜。其衆益多。非中國之利也。太宗不納。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宮。突厥可汗弟。中郎將阿史那。結社率。陰結所部。將。去聲。阿史那。突厥姓名。結社率。突利可汗之弟。時爲中將。并擁突利子賀羅鶻。夜犯御營。事敗。皆捕斬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處其部衆於中國。還其舊部於河北。建牙於故定襄城。立李思摩爲乙彌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謂侍臣曰。中國百姓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又

安。未之有也。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

安之道。

幾。平聲。舊本李大亮疏以下。至太宗不納。另爲一章。十三年以下。接前段爲一章。今按其

是。一事。因次第其辭。合爲一章。又按

通鑑載此事。衆議甚詳。辭多不錄。

胡氏寅曰。獻言之道。惟理是憑。則言必忠。聽言之

道。勿以同於己言爲是。則聽必審。太宗處降突厥。

徧詢在廷。未若魏徵之言盡善也。而太宗不從。顧

用溫彥博之策。何也。彥博之策。太宗之所欲爲者。

其偶同歟。未可知也。其先意承志歟。未可知也。如

所見偶同。則不應言之再三。如先意承志。則不得

爲忠矣。太宗用其言。未幾。有矢及帳殿之變。如此

而欲功加外荒。冠帶百蠻者。非聖主之盛節也。

又曰。魏公嘗勸用侯君集爲宰相。君集反。太宗疑

徵黨之。絕昏什碑。溫彥博勸居突厥塞內。突厥反。

太宗不怒彥博。而追思魏徵之言。事同而處之異

何也。以見留突厥塞內。使充宿衛。如一家者。本太

宗雄夸之心。彥博探其微贊之。故不以歸咎歟。雖

然。行宮入幕之變。亦已危矣。太宗慕冠帶百蠻之

三

大易閣

名。推心不疑。幾至危殆。
豈非後世之永戒哉。
唐氏仲友曰。荀卿言。以德兼人者王。以富兼人者
貧。突厥既破。頡利既擒。若用魏公之言。使處河北
於邊無擾。於國無費。不亦善乎。乃卒用彥博之策
若不因結社之亂。悉徙故地。假之世數。蕃孽為唐
之費。不亦重乎。大抵處置降人最難。內之中國亂
華俗。置諸塞內。生後患。惟反之故地。為立君長。從
其故俗。服則為藩國。去
不為叛臣。此長策也。
愚按。昔成周盛時。四夷來朝。坐之國門之外。蓋
亦如九服之制。蠻夷鎮藩。在所外也。春秋之世
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其後揚拒泉臯。伊維
之戎入王城。伐京師。雖子帶之所召。亦始遷之
失也。晉江統之論。可以為鑑矣。唐興。太宗以武
定天下。天下既平。窮荒悉服。突厥之委命闕庭
尤漢以下之所無者。固宜置之中夏。夸示遠近
也。當是時。魏徵以忠直得上心。屢有回天之九
而竟莫之回。溫彥博以儒臣遇合。處置部落之
議。胡為乎獨異。眾正之見邪。遂使蕃酋列在禁

衛。有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此與陸渾之居
伊維。何以異哉。彼為成周之衰時。此為有唐之
盛際。太宗樂於從魏徵之言者。胡獨於此而不
從之乎。他日祿山之亂。宮闈豈非太宗詒謀有
以啟之。

貞觀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之後。太宗欲以其地為

州縣。魏徵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王先來朝謁。自後

數有商胡。數音朔。稱其過絕貢獻。加之不禮。大國詔使

去聲。遂使王誅載加。若罪止文泰。高昌王姓。斯亦可矣。

未若因撫其民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民。威德被於

遐外。為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為州縣。常須

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每來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

遣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
得高昌撮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

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竟以其地置西州。仍以西州

為安西都護府。每歲調發千餘人。調去聲。防遏其地。黃

門侍郎褚遂良亦以為不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后

臨朝。明王創業。必先華夏。而後夷狄。廣諸德化。不事

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周宣王。名靖。詩曰。薄

逐出之。而不窮追也。始皇遠塞。中國分離。秦始皇使蒙恬發兵

為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陛下誅滅高昌。威

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

西供役之年。供平聲。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

年不復。陛下每歲遣千餘人。而遠事屯戍。終年離別。

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

經途死亡。復在方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內

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為國生事。為去聲。高昌塗路。沙磧

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遇之多死。易云。安不

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平聲。張掖塵飛。酒泉烽舉。張掖。今

路。酒泉。今為肅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為甘肅

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

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

用陛下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爲立可汗。吐渾遺萌。更樹君長。音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服而存之。宜擇高昌可立者。徵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爲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後代。疏奏不納。至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州有警。惡雖不足爲害。然豈能無憂乎。在者初平高昌。魏徵褚遂良。勸朕立麴文泰子弟。依舊爲國。朕竟不用其計。今日方自悔責。昔漢高祖遭平城之圍。而賞婁敬。漢高帝欲擊匈奴。使婁敬使匈奴。還報曰。匈奴伏奇兵以爭利。不可擊也。上怒曰。齊虜以口舌得官。吾今

支言。沮吾軍。械繫敬。至廣武。遂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還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迺封敬千戶。爲關內侯。袁紹敗於官渡。而誅田豐。漢獻帝時。曹操兵大破袁紹於官渡。紹與八百騎渡河。走至黎陽。衆稍復歸。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今戰敗而歸。內恚將發。吾不望生。紹謂逢紀曰。田別駕前諫止吾。吾慙之。紀曰。豐間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袁紹遂殺豐。朕恒以此二事爲誠。寧得忘所言者乎。

范氏祖禹曰。魏徵之言。其利害非不明也。以太宗之智。豈不足知之。惟其好大而喜遠。矜功而徇名。不能以義制心。故忠言有所不從。而欲前世帝王。皆莫我若也。

又曰。有國者。喪師之禍小。而或以霸秦穆公。勾踐是也。得地之禍大。而或以亡楚靈王。齊湣王是也。是故。廣地不若廣德。疆兵不若疆民。先王患德之不足。而不患地之不廣。患民之不安。不患兵之不疆。封域之外。聲教所不及者。不以煩中國也。太宗不從忠諫。卒自咎悔。況不若太宗之疆。而可爲乎。

胡氏寅曰。中國禮義之地。四夷所為視効。而賓服者也。高昌有罪。王師討之。既聞其喪。是罪人已死。則宜按兵遣使。立其嗣子。懷以恩信。乃不攻而自服之道也。今乃伐其憂荒。無禮無義。夫豈天子之兵乎。是故以利言之。乘人之隙。迫以強暴。坐收數百里之地。斥廣輿圖。信足以夸耀一時。以義言之。則窮兵遠計。以高昌王一人桀驁之故。而係累其孤。郡縣其土。仁者不為也。真氏德秀曰。是時褚遂良亦諫不從。十七年。西突厥人寇。帝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初議處突厥於河南。徵爭之。而帝不從。後以結社率之變。而悔。後議以高昌為郡縣。徵爭之。而帝復不從。又以西突厥人寇。而悔。使早從忠言。安有是哉。然知過而能悔。此其所以興也。

愚按。自夏禹。西戎即敘之後。成周西旅。底貢之餘。通西域而開玉關。極城郭諸國悉服。實始於漢武。然中國勞弊亦已甚矣。閉玉關。謝西域。此光武所以為盛德也。太宗滅高昌。置都護。由是

為開通西域之計。而燕支。疎勒。丘慈。于闐。四鎮遂為遐陬重地。至于開元。自玉門以西。烟火萬里。為唐極盛。曾幾何時。天寶以後。事勢日非。前日之輿圖。舉為戎馬之郊矣。周公有言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況奪其土地。而置以郡縣乎。務廣地。不如務廣德。古訓豈虛語哉。

貞觀政要卷第九

貞觀政要卷第十 戈直集論 朱載震較閱

論行幸三十七 論畋獵三十八

論災祥三十九 論慎終四十

行幸第三十七章 凡四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廣造宮室以肆行幸

自西京至東都離宮別館相望道次乃至並州涿郡

今涿州路

無不悉然馳道皆廣數百步種樹以飾其

傍人力不堪相聚為賊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復已

有以此觀之廣宮室好行幸好去聲竟有何益此皆朕

耳所聞目所見深以自誠故不敢輕用人力惟令平聲

百姓安靜不有怨叛而已

貞觀十一年太宗幸洛陽宮泛舟于積翠池顧謂侍

臣曰此宮觀臺沼觀去聲並煬帝所為所謂驅役生人

窮此雕麗復不能守此一都以萬人為慮好行幸不

息好去聲人所不堪昔詩人云何艸不黃何日不行詩大

雅何艸不黃篇之辭大東小東杼軸其空詩小雅大東篇之辭正謂此也

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國滅今其宮苑盡為我有隋氏

傾覆者豈惟其君無道亦由股肱無良如宇文述虞

世基裴蘊之徒皆隋之臣居高官食厚祿受人委任惟行

諂佞蔽塞聰明欲令其國無危令平聲不可得也司空

長孫無忌奏言隋氏之亡其君則杜塞忠讜之言臣

則苟欲自全左右有過初不糾舉寇盜滋蔓亦不實

陳據此即不惟天道實由君臣不相匡弼太宗曰朕

與卿等承其餘弊惟須弘道移風使萬世永賴矣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魏徵等曰隋煬帝承文帝餘業

海內殷阜若能常處關中處上聲豈有傾敗遂不顧百

姓行幸無期徑往江都不納董純崔象皆隋之臣等諫諍

身戮國滅為天下笑雖復帝祚長短委以立天而福

善禍淫亦由人事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長久國無危

敗君有違失臣須極言朕聞卿等規諫縱不能當時

卽從再三思審必擇善而用之。

貞觀十二年太宗東巡狩將入洛次於顯仁宮宮苑

官司多被責罰侍中魏徵進言曰陛下今幸洛州為

是舊征行處為去聲後庶其安定故欲加恩故老城

郭之民宋蒙德惠官司苑監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

物不精供平聲又以不為獻食此則不思止足志在奢

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先命在下

多作獻食獻食不多則有威罰上之所好去聲下必有

甚競為無限遂至滅亡此非載籍所聞陛下日所親

見為其無道故天命陛下代之當戰戰慄慄每事省

約叅蹤前列昭訓子孫奈何今日欲在入之下陛下

若以為足今日不啻足矣音音若以為不足萬倍於

此亦不足也太宗大驚曰非公朕不聞此言自今已

後庶幾無如此事幾平聲按通鑑係十一年上至顯

徵諫曰云云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

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儻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

得猶嫌不足乎音音

范氏祖禹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

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四海之富而

猶以為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窮也

又曰。太宗可謂不忘戒矣。觀隋之宮室。而以諂諛掩蔽。戒羣臣。夫知彼之所以亡。則圖我之所以存。而不敢怠矣。此三王之所由興也。

愚按。有虞之制。五載一巡守。成周之盛。六年一時巡。肆觀羣后。大明黜陟。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無非事也。其車從至。為簡省。其供給至。為儉約。故民以其所行為幸。所不行為不幸。所謂吾王不遊。吾何以休。是也。後世楊廣。朱溫。巡遊不息。始務豐侈。其飲食美麗。其行宮。以供給過制。為賢能以置頓。不備為罷軟。州縣承風。競為勞費。於是百姓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額。而相告矣。太宗親睹。楊帝之禍。猶以供奉不精。多所責罰。况其餘者乎。夫古之巡幸。所以徇民。後之巡幸。所以徇己。人君欲復虞周巡守之制。苟不先省其車從之數。約其供給之儀。未有不蹈隋梁之失者也。

畋獵第三十八章 凡五章

秘書監虞世南以太宗頗好畋獵。好去。上疏諫曰。臣

聞秋獮冬狩。蓋惟恒典。獮音蕪。周禮大司馬。仲秋教

冬。教大閱。以狩田。致禽以烹烝。射隼從禽。備乎前誥。射。食亦切。隼。伏

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推班碎

掌。親御皮軒。田獵之車也。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

夷兇翦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効獲。

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

國之所繫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檠。斯蓋重慎防微。為

社稷也。為去聲。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司馬相如字長卿。漢武帝時為郎。嘗

從帝獵長楊。帝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帝從之。張昭變色於後。張昭字子

子。大易。周。

布彭城人。為吳王孫權軍師。權嘗乘馬射虎。昭變色而諫之。臣誠細微敢忘斯義。

且天弧星畢。音畢所殪已多。殪音翳頒禽賜獲。皇恩

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

涓澮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羣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

代。太宗深嘉其言。

愚按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也。王制。天子無事則歲三田。周禮。大閱之制。獨為詳備。則畋獵固古禮也。何外作禽荒見於大禹之訓。而不敢盤于遊田。乃為文王之德。正以畋獵雖古制。有因是而勞師耀武。妨農害民者矣。况後世萬乘之動。供給之繁。徵求之夥乎。太宗身親行陣。尅捷奏功。其於遊獵固其好尚。必有不遵制而病民者。宜世南懇切之諫。有以動上之聽矣。

谷那律

魏州昌樂人。貞觀中累遷國子博士。後遷諫議大夫。淹識羣書。楮遂良稱為九經庫。

諫議大夫嘗從太宗出獵。在途遇雨。太宗問曰。雨衣

若為得不漏。對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

弗數遊獵。

數音朔

大被嘉納。賜帛五十段。加以金帶。

按通

鑑。此事係在高宗永徽元年九月。癸亥。與此異。而新舊唐書則同。

唐氏仲友曰。谷那律淹識羣書。楮遂良嘗稱為九經庫。雨衣瓦為不漏之對。可見質直。蓋淹識之士。難乎質直。故三益之友。得一已善。而況兼之者乎。

愚按家語記孔子之言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其五曰諷諫。惟度王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乎。夫所以諷諫者。假他事引援而諫者也。谷那律以儒學之臣。居諫議之職。以瓦為衣之對。雖過於質直。其諷諫之謂乎。太宗悅其直而賞賚之。是亦從諫之美也。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昨往懷州今懷慶路

有上封事者云何為恒差山東眾丁於苑內營造即

日徭役似不下隋時懷洛以東殘人不堪其命而田

獵猶數音驕逸之主也今者復來懷州田獵忠諫不

復至洛陽矣復音四時蒐田蒐音搜春日蒐夏日既

是帝王常禮今日懷州秋毫不干於百姓凡上書諫

正自有常準臣貴有詞主貴能改如斯詆毀有似况

詛侍中魏徵奏稱國家開直言之路所以上封事者

尤多陛下親自披閱或冀臣言可取所以僥倖之士

得肆其醜臣諫其君甚須折衷從容諷諫從即漢元

帝名嘗以酎祭宗廟酎音紂三重釀酒也出便門御

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當乘輿免寇曰宜從

橋陛下不聽臣言臣自刎以頸血汗車輪汗去陛下

不入廟矣元帝不悅光祿卿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

直乘船危乘去聲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廣德言可聽

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以此而言張猛可

謂直臣諫君也太宗大悅

愚按魏徵不取廣德之直言而取張猛之直諫不過順太宗之意而言耳蓋嘗聞先儒之言曰諫者之委曲君德未信於人也諫者之剴切君德已信於人也其遜其忤言者之得失則二在人主為進德之驗則一而已由此觀之諫書詆毀有似詛况此正太宗君德信於人之驗也若

以張猛之諷諫為是。則是以漢元之昏庸期太宗耳。豈責難之道乎。

貞觀十四年。太宗幸同州。今仍舊沙苑。親格猛獸。復

晨出夜還。音旋。後同。特進魏徵奏言。臣聞書美文王不敢

盤于遊田。周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傳述虞箴稱夷羿

以為戒。傳去聲。左傳魏絳告晉侯曰。昔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冒于原獸。虞箴如是。可不懲乎。

昔漢文臨峻坂欲馳下。袁盎楚人。漢文帝時為中郎將。攬轡曰。聖

主不乘危。乘平聲。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名馬。馳不測之

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欲自輕。奈高廟何。文帝從

欲西馳下峻坂。袁盎諫。帝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云云。帝乃止。孝

武好格猛獸。好去聲。後同。相如進諫。力稱烏獲。秦武王力士。舉龍文

鼎捷言慶忌。吳王僚之子。射能捷矢。人誠有之。獸亦宜然。猝遇

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雖烏獲逢蒙之伎。逢音龐。逢蒙。古之善

射者。不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為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

而本非天子所宜。事見首章注。孝元帝郊泰畤。郊祀之壇。日時。因

雷射獵。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時為長信少府御史大夫。稱竊見關東困

極。百姓離災。今日撞亡秦之鐘。歌鄭衛之樂。士卒暴

露。從官勞倦。從去聲。欲安宗廟社稷。何憑河暴虎。未之

戒也。臣竊思此數帝。心豈木石。獨不好馳騁之樂。音洛。

後同。而割情屈已。從臣下之言者。志存為國。為去聲。後同。不

為身也。臣伏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晨往夜還。以萬

乘之尊。闇行荒野。踐深林。涉豐艸。甚非萬全之計。願
陛下割私情之娛。罷格獸之樂。上為宗廟社稷。下慰
羣寮兆庶。太宗曰。昨日之事。偶屬塵昏。非故然也。自
今深用為誡。

愚按魏徵諫獵之辭。援古監今。惓惓忠篤。比虞
世南奏疏尤為懇至。切到足以儆動其君之聽。
塵昏之語。太宗烏得不為之感悟。
哉。若魏徵者。可謂能引君於道矣。

貞觀十四年冬十月。太宗將幸櫟陽。

櫟音藥。櫟陽。今
為咸寧縣。屬奉

元路遊畋。縣丞劉仁軌。

字正則。汴州人。初為陳倉尉。部
人魯寧為折衝都尉。豪縱犯法。

縣莫敢屈。仁軌榜殺之。太宗召詰責。仁軌曰。寧辱臣。
臣故殺之。帝以為剛直。擢成陽丞。累遷給事中。武后
時拜僕射。以收穫未畢。非人君順動之時。詣行所上表切

諫。太宗遂罷獵。擢拜仁軌新安令。

新安。縣名。今仍
舊隸河南府路。

按史傳。太宗校獵同州。仁軌諫曰。今茲樹澤霑足。百
穀熾茂。收纜十二。常日贅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
橋治道。役雖簡省。猶不損數萬。少延一旬。使場圃畢
勞。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上璽書褒納。拜新安令。
愚按劉仁軌一縣丞耳。而能效一言之忠。動萬
乘之聽。其忠君愛民之心。有侍從之臣所未能
者。可不謂難乎哉。蓋仁軌嘗為陳倉尉。太宗以
其剛直。擢成陽丞。則其受知於太宗有由來矣。
然非太宗有從諫之美。樂善之誠。則仁軌雖有
剛直之操。將安所施哉。適足以獲罪而已矣。仁
軌官由州縣而致宰相。善致聲譽。得吏民懽心。
為史傳所稱美。出宰百里者。可不知所效法邪。

災祥第三十九

凡四
章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比見眾議。

比音
鼻

以祥瑞

為美事。頻有表賀慶。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

人足。雖無祥瑞，亦可比德於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

內侵，縱有芝艸，徧街衢，鳳凰巢苑囿，亦何異於桀紂

嘗聞石勒時石勒上黨匈奴人。晉元帝時據襄國。稱帝是為後趙。有郡吏燃連

理木煮白雉肉喫，豈得稱為明主耶？又隋文帝深愛

祥瑞，遣秘書監王劭著衣冠在朝堂，對考使去聲焚香

讀皇隋感瑞經。隋文帝好機祥小數。王劭言上受命

曲加誣飾。煬皇帝感志三十卷。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盥手焚香，閉目讀之。曲折有聲如歌

詠。經句朔始徧。上益喜，賞賜優洽。舊嘗見傳說此事，實以為可笑。夫

為人君夫音扶當須至公理天下，以得萬姓之懽。心若

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

人皆樂之樂音洛，發號施令施音平，人皆悅之。此是大祥

瑞也。自此後諸州所有祥瑞，並不用申奏。按通鑑係貞觀二年

又曰：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

賀。命毀其巢於野外。

愚按：聖人之作春秋也，祥瑞不書。惟災異書。豈無意哉？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無祥瑞

而不書？而有年大有年之書，兩見於經。蓋聖人特筆也。太宗以聰明之資，克勤于政，不以祥瑞

為祥瑞，而以堯舜之政化為大祥瑞，豈無見而然哉？嘗觀文公朱子通鑑綱目，貞觀一代皆不

見祥瑞之書。惟貞觀四年以大有年書，錄其外戶不閉，家給人足，斗米二錢之美，斯祥瑞之大

者歟？然則太宗之為此言也，非苟言之實，先蹈之矣。

貞觀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音現山東及江淮多

後同

大水。太宗以問侍臣秘書監虞世南對曰。春秋時梁

山崩。梁山晉地晉侯召伯宗而問焉。晉侯景公名孺伯宗晉大夫對曰

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樂。降服乘縵。乘

聲。縵音漫。謂乘車之無飾文者。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

之故得無害。事見左傳成公五年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

山同日崩。水大出。令郡國無來獻。令平施惠於天下。

施平聲遠近歡洽亦不爲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

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朝。按蛇宜

在艸野而入市朝所以爲恠耳。今蛇見山澤蓋深山

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恠。又山東之雨雖則其常然

陰潛過久恐有冤獄宜斷省繫囚庶或當天意。且妖

不勝德。修德可以銷變。太宗以爲然。因遣使者使去聲

賑恤飢餒。申理冤訟。多所原宥。

貞觀八年有彗星見于南方。彗徐醉切。見音現。後同。彗星妖星也。其狀如帚。

長六丈。一作六尺經百餘日乃滅。太宗謂侍臣曰。天見彗

星。由朕之不德。政有虧失。是何妖也。虞世南對曰。昔

齊景公名杵臼時彗星見。公問晏子。晏嬰也晏子對曰。公

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

天見彗星爲公戒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星

沒。十六日一作十三日陛下若德政不修。雖麟鳳數見。數音朔終是

無益。但使朝無闕政。百姓安樂。音洛雖有災變。何損於

德。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漸久

而自驕逸。若能終始如一。豈見未足為憂。太宗曰。吾

之理國。良無景公之過。但朕年十八。便為經綸王業。

便為之為北剪劉武周。西平薛舉。東擒竇建德。王世

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音降

杭海內又安。自謂古來英雄撥亂之主。無見及者。頗

有自矜之意。此吾之過也。上天見變。良為是乎。秦始

皇平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既驕且逸。一朝而敗。吾

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焉。震懼。魏徵進曰。

臣聞自古帝王。未有無災變者。但能修德。災變自銷。
陛下因有天變。遂能戒懼。反覆思量。平聲深自剋責。雖
有此變。必不為災也。

唐氏仲友曰。世南對山壞蛇見。大水。恐有冤獄。在
繫。亦未足以應天變矣。詩曰。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唐之文禍。其兆先見於此。世南名博學。非不知此。
顧太宗無女寵之溺。無迹可言。然獨不能援詩以
為說。取證於漢靈晉惠乎。乃曰蛇見山澤。適其所
居。以世南之忠直。無以祭太宗儆懼之意。惜哉
又曰。世南論彗星。戒驕矜。此最中太宗
之病。較諸省錄彗星。戒驕矜。此最中太宗
之病。較諸省錄彗星。戒驕矜。此最中太宗

愚按昔劉向五行傳。某事失。則某咎徵應。說者
以為鑿。春秋所書災異。傳者亦推迹未來之事。
應之。說者以為拘。且妖由人興。天事恒象人君
惟當恐懼修省。以銷其變。固難盡信。淫巫瞽史
之所推測也。夫蛇虺。固女子之祥也。春秋之世。
晉有蛇自泉宮出。鄭則內蛇與外蛇。鬪於門之

外。固不見為女禍也。唐高宗昏惑溺愛。遂啓女后專政。卒應大蛇之妖。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春秋之世。魯有星孛。齊有彗星。固不見有所除布也。唐武后肆其凶毒。幾易唐祚。卒應彗星之異。茲二者皆見於貞觀之八年。極盛之時也。天心仁愛。儆戒之意。早已見矣。天人之際。良可畏哉。

貞觀十一年。大雨。穀水溢。衝洛城門。入洛陽宮。平地五尺。毀宮寺十九。所漂七百餘家。太宗謂侍臣曰。朕之不德。皇天降災。將由視聽弗明。刑罰失度。遂使陰陽舛謬。雨水乖常。矜物罪已。載懷憂惕。朕又何情。獨甘滋味。可令尚食令平聲。尚食掌御膳之官。斷肉料。進蔬食。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中書侍郎岑文本上封事曰。臣聞開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

易。以藪切。

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子聿勿。

所以崇其基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音密。既承喪

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

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

產屢空。去聲。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

疎。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上聲。暖之以

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

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日凋耗。凋耗既甚。則

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

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國曰。

人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孔安國釋虞書

之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

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為此也。

為去聲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

為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

聞過即改。從諫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

頤神養性。省遊畋之娛。去奢從儉。去上聲減工役之費。

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櫜弓矢。而不忘武備。櫜音臯。藏

也凡此數者。雖為國之恒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

昧。惟願陛下思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隆。三五

三皇五帝也億載之祚。與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為妖。史記商毫

為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歟。帝其修德。大

戊從之。祥桑枯歿而去。龍蛇作孽。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為不

蛇之孽。雉雉於鼎耳。史記商紀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

勿憂。先修政事。武丁從之。殷道復興。石言於晉地。左傳昭公八年猶當

轉禍為福。變災為祥。況雨水之患。雨水。一作水旱。陰陽恒理。

豈可謂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

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

太宗深納其言。養當作食。出文子。

愚按降水傲予。帝舜所以畏天省已也。六事自貢。成湯所以反躬致戒也。太宗之言。雖未能一

出於誠。亦庶幾乎舜湯之遺意矣。惜乎岑文本之論。皆非所以戒其畏天憂民之心。而勉其側身修行之實也。其曰陰陽恒理。豈繫聖心。不幾於傲忽天戒乎。豈君臣相儆之道哉。

慎終第四十章 凡七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內安。令平聲必有外擾。當今遠夷率服。百穀豐稔。盜賊不作。內外寧靜。此非朕一人之力。實由公等共相匡輔。然安不忘危。理不忘亂。雖知今日無事。亦須思其終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貴也。魏徵對曰。自古已來。元首股肱。不能備具。或時君稱聖。臣即不賢。或遇賢臣。即無聖主。今陛下明。所以致理。向若直有賢臣而

君不思化。亦無所益。天下今雖太平。臣等猶未以為喜。惟願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

愚按昔帝舜之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熨哉。皋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釋者謂舜之意。以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皋陶之意。以為君明則臣良。而眾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君行臣職。則臣下懈怠。而萬事廢。所以戒之也。虞廷君臣之相與責難者如此。雍熈之治。所以為不可及也。太宗之告侍臣。謂當今太平。非朕一人之力。皆由公等共輔。須思終始如一。斯言也。其帝舜作歌之意乎。魏徵之對。則曰。陛下聖明。所以致理。若有賢臣。而君不思化。亦為無益。是猶皋陶勸舜之意也。又曰。今雖太平。臣未以為喜。惟願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亦猶皋陶戒舜之意也。太宗能責難於其臣。魏徵亦能責難於其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唐虞之

遺風焉。是故有唐之治。雖未能上躋時雍之美。而貞觀之盛。可謂三代而下之所罕見者矣。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人君為善者。多不能

堅守其事。漢高祖泗上一亭長耳。長音掌初能拯危。誅

暴。以成帝業。然更延十數年。縱逸之敗。亦不可保。何

以知之。孝惠為嫡嗣之重。溫恭仁孝。而高帝惑於愛

姬之子。欲行廢立。見師傳蕭何韓信功業既高。蕭既

妄繫。蕭何沛人。漢丞相封鄼侯。嘗為民請曰。長安地相

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數日。因王衛尉之言救出之。韓亦濫黜。黜

作誅韓信淮陰人。佐漢高祖取天下。封楚王。有告信

欲反。高祖乃詐遊雲夢。縛信至洛陽。赦為淮陰侯。由

此怨望。後復有言信反於呂。后者。后令蕭自餘功臣

黥布之輩。懼而不安。至於反逆。黥布姓英。名布。嘗坐

王。及韓信彭越之誅。陰聚兵。候伺警急。中大夫賁君

赫誦長安告布反。高祖自將兵擊之。遂殺布滅之。君

臣父子之間。悖謬若此。豈非難保之明驗也。朕所以

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懼。用保其終

愚按太宗言漢祖創業之君。而廢嫡立庶。濫誅功臣。斯言誠是也。太宗能保全功臣。無濫誅之失。過漢高遠矣。然不能正承乾之惡。而於諸子

之定分。亦牽於愛。而有不能自克者。豈知人之明而自知之蔽耶。

貞觀九年。太宗謂公卿曰。朕端拱無為。四夷咸服。豈

朕一人之所致。實賴諸公之力耳。當思善始令終。永

固鴻業。子子孫孫。遞相輔翼。使豐功厚利。施於來葉。

施平聲令數百年後令平聲讀我國史。鴻勳茂業。粲然可

觀。豈惟稱隆。尚炎漢。及建武光武年號永平明帝年號故事而

已哉。房玄齡因進曰。陛下撝挹之志。推功羣下。致理

昇平。本關聖德。臣下何力之有。惟願陛下有始有卒。

子聿切則天下承賴。太宗又曰。朕觀古先撥亂之主。皆

年踰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舉兵。年

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昇為天子。此則武勝於古

也。少從戎旅。少去聲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

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理。而風移

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於古也。昔周秦已降。戎狄

內侵。今戎狄稽顙。皆為臣妾。此又懷遠勝古也。此
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業。何得不善始慎終耶。

愚按詩書所載。聖君賢相之所以保治於雍熙泰和之時者。固幸功業之克成。未嘗以功業而自足也。太宗謂欲使豐功厚利。施於永久。鴻勳盛業。粲然可觀。不使後世惟稱隆周炎漢。志則高矣。然炎漢可企而及也。隆周豈止於若是哉。倬彼雲漢。為章於天。制之為禮樂。布之為法度。此文王之文也。不知太宗之所謂文。果能勝乎。無競維烈。撫弱者味功成而載戰于戈。載橐弓矢。此武王之武也。不知太宗之所謂武。果能勝乎。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率夏蠻貊。罔不率俾。由是而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文武之懷遠也。不知太宗之所謂懷遠。又果能勝乎。愚然後知太宗矜功伐善。意出於中心。而善始慎終之語。不過虛言也。玄齡於此能獎其所已至。而不能勉其所未至。惜哉。若後章魏徵之對。則善矣。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讀書見前王善事。皆
力行而不倦。其所任用公輩數人。誠以為賢。然致理
比於三五之代。猶為不逮。何也。魏徵對曰。今四夷賓
服。天下無事。誠曠古所未有。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
皆欲勵精為政。比迹於堯舜。及其安樂也。樂音洛則驕
奢放逸。莫能終其善。人臣初見任用者。皆欲匡主濟
時。追縱於稷契。音洩及其富貴也。則思苟全官爵。莫能
盡其忠節。若使君臣常無懈怠。各保其終。則天下無
憂不理。自可超邁前古也。太宗曰。誠如卿言。

愚按太宗致理不逮三五之言。所以責難於其
臣也。魏徵之對。曲盡人君放逸之端。人臣懷祿

之弊。誠可為上下之箴。蓋人君固在於慎終如
始。而人臣尤當始終如一也。嘗觀貞觀諸名臣
久於其位者。雖於大節無所虧。然於格非之道
無聞焉。毋乃以成功難居。至理無盡。姑保其福
祿榮名歟。耻君不及堯舜者。何
如人哉。魏徵之言。厥有旨矣。

貞觀十三年。魏徵恐太宗不能克終儉約。近歲頗好
奢縱。好去聲。後同上疏諫曰。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

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
語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而
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也。則
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
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

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已逆。所為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所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去聲大拯橫流。橫去聲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內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為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而不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已來。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

初。無為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漢文帝時有獻千里

馬者。詔還其馬。與道里費。晉武焚雉頭之裘。晉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枝異服。典禮所禁。焚之于殿前。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

外。取恠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

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慎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遵之。則吾讐也。若何

其無畏。家語辭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為人上者

奈何不敬。書五子歌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

勞愛民猶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為。頃年已來。意在奢
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
則易使。易以鼓切後同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音洛後同而
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者哉。恐
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算。此其漸不克終二也。
陛下貞觀之初。損已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
卑儉之迹。歲改。驕侈之情。日異。雖憂人之言。不絕於
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或時欲有所營。慮人致諫。
乃云若不為此。不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讀曰諍
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

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染。蘭芷鮑魚。家語之辭與

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

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疎斥小人。今則不

然。輕褻小人。褻音泄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遠音

援後同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

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間而自疎。間去聲後同不見其

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疎遠君子

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

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犬馬非其土

性。不畜。許六切珍禽奇獸。弗育於國。周書旅葵之辭陛下貞觀

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朴還淳。頃年以來。好尚
奇異。好去聲。後同。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能

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未之有也。末作滋興。而求

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

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恒恐

不及。近歲已來。由心好惡。鳥去聲。或眾善舉而用之。或

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

行有素履。夫音扶。行去聲。後同。事有成跡。所毀之人。未必可信

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應平聲。朝音昭。君子之

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爲身謀。陛

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爲之臧否。部部切。是使守道者

日疎。千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

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

無嗜慾。內除畢弋之物。畢。網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外絕畋獵之

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夏書太康盤遊無度。政于

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

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或時教習之處。道路遙遠。

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爲歡。莫慮不虞之變。事

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孔子對魯定公之辭。然則君之待臣。義不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君之待臣。義不

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已來。多所忽畧。或外官充使。去聲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畧。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長音掌後同樂不可極。志不可滿。禮曲禮篇之辭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賢以爲深誠。陛下貞觀之初。孜孜不怠。屈已從人。恒若不足。頃年已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爲。皆

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欵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還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疎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爲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誠由識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已來。疲

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下日悉畱和
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
遞送之夫。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為驚擾。脫因水
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
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覺焉。
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寓。十有三年。道洽寰中。
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比屋踰於可封。比音鼻
菽粟同於水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
被於郡國。凶醜作孽。忽近起於轂下。夫天何言哉。垂
象示誠。斯誠陛下驚懼之辰。憂勤之日也。若見誠而

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已。前王所
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

物更新。更平聲

更平聲

易人視聽。則寶祚無疆。普天幸甚。何禍

敗之有乎。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已。

當今太平之基。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簣

之功。

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言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也。

千載休期。時難再

得。明主可為而不為。微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臣

誠愚鄙。不達事機。畧舉所見十條。輒以上聞聖聽。伏

願陛下採臣狂瞽之言。參以芻蕘之議。冀千慮一得。

衮職有補。

詩。大雅。烝民之篇曰。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則死日生年。甘從

斧鉞疏奏。太宗謂徵曰。人臣事主。順旨甚易。忤情尤難。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論思獻納。朕今聞過能改。庶幾克終善事。幾平聲若違此言。更何顏與公相見。復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覆研尋。深覺詞強理直。遂列爲屏障。朝夕瞻仰。又錄付史司。冀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乃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疋。按史傳十二年阿史那結

杜率作亂。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故徵上此疏。

唐氏仲友曰。人君善否之分。其始毫釐。其末千里。論太宗貞觀初之所爲。皆可以爲三代之令主。至漸不克終。則凡三代之辟王。其極至於亂者。不過乎此。可不畏哉。徵有憂之。極言至論。數其十漸。有伊傳周召戒其君。大禹訓其後世之意。非慮之至忠之盡。安能及此。使太宗聞過願改。以終善道。以

保貞觀之隆。卒髣髴乎三代之令主。皆徵力也。史以三代遺直許徵。於十漸見之。

葉氏適曰。太宗聞十漸之戒。令錄付史官。使萬世知有君臣之義。至徵錄前後諫爭語於史官。帝都

不說。夫十漸之戒。徵之所錄。多不過此。而太宗不說。何也。蓋錄在徵。則天下惟知徵之能諫。若錄在太宗。則天下將不止知太宗之能聽諫。且知太宗眷眷不忘之意。凡此皆太宗好名處。愚按魏徵十不克終之疏。正貞觀之中年。其間所云。貞觀之初如此。其善。近歲以來如此。其未善。其善也。可以爲三代之令主。其未善也。無異於後世之辟王。何太宗一人之身。始終之相遠如此哉。蓋其始之善者。天資之過人也。終之未善者。學力之不繼也。昔者周之成王。卽位之初。惑於二叔之言。不能明周公之德。其天資之美。有不能如太宗者矣。及其終也。敬迓天威。無敢昏逾。至於死生之際。爛然不亂。此豈太宗之所及哉。愚然後知周公輔導之功。爲不可及。而魏徵格君之道。猶有所不足也。嗚呼。以太宗之聰明。猶不能保其終。而况天資之未逮者。其可不

莘莘而務學也哉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平定天下。朕雖有其事。守之失圖。功業亦復難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國。據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實可為誠。公等宜念公忘私。則榮名高位。可以克終其美。魏徵對曰。臣聞之。戰勝易。以鼓切守勝難。陛下深思遠慮。安不忘危。功業既彰。德教復洽。恒以此為政。宗社無由傾敗矣。

范氏祖禹曰。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又曰。無輕民事。惟難。孔子曰。為君難。夫。知所難而後可。以有為也。傳曰。君以為易。則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則其易也。將至矣。太宗知守之之難。所以能有終也。

愚按魏徵之於太宗。凡三告以守天下之難矣。居安忘危之言。始終弗渝。其憂治危明之心。為何如哉。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徵之謂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魏徵曰。觀近古帝王。有傳位十代者。有一代兩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懷憂懼。或恐撫養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驕逸。喜怒過度。然不自知。卿可為朕言之。為去聲當以為楷則。徵對曰。嗜慾喜怒之情。賢愚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陛下聖德玄遠。居安思危。伏願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終之美。則萬代永賴。

愚按太宗問運祚長短之殊。魏徵對以自制克終之美。其論可謂的矣。然嘗論之。古昔聖賢著

書立言。其托始終之際。皆有深意。吳氏之著是編也。始之以太宗問魏徵正身之道。終之以魏徵對太宗克終之言。其意之所存。雖不可知。以事實攷之。則二者皆太宗之所不足也。何也。太宗削除禍亂。身致升平。屈已而納諫。任賢而使能。恭儉節用。寬仁而愛人。三代而下之君。絕無而僅有者也。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皆有慚德。豈非正身之道有所不足歟。太宗能納諫矣。而晚年有仆碑之失。能慎刑矣。而晚年有君羨之誅。能息兵矣。復有高麗西域之師。能節用矣。復有飛山翠微之作。豈非克終之道有所不足歟。合二者而論之。則太宗所以不能克終者。由其不能正身也。然則吳氏之書。豈非始言其本而終言其效歟。

貞觀政要卷第十

